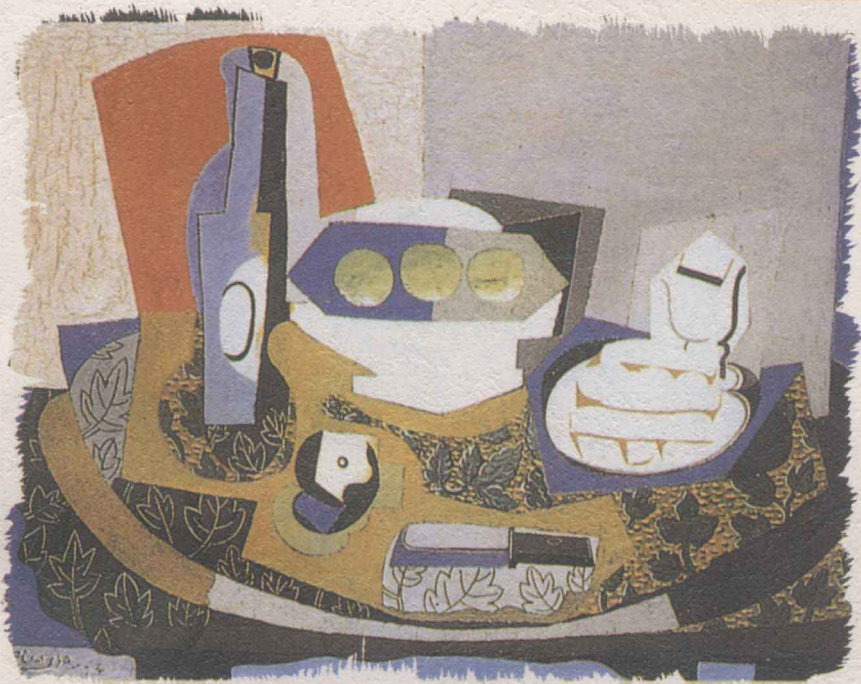


《论语》选萃·小品卷



饮食男女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论语》选萃·小品卷

饮食男女

本社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论语》选萃·小品卷

饮食男女

本社 编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市亭林印刷厂印订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10000

ISBN 7-80622-177-8/I·63

定价:14.50 元

出版说明

在旧中国林林总总的文艺刊物中，由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的《论语》杂志，曾以相对长寿和畅销而引人注目。

《论语》半月刊始创于1932年9月，每月1日、16日出版，到1937年8月因全面抗战爆发停刊为止，连续出刊117期。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12月复刊，到1949年5月终刊，续成177期。这份始迄相继近17年的杂志，先后由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林达祖、李青崖、邵洵美主持笔阵，并约集有刘半农、老舍、俞平伯、徐讦、许钦文、丰子恺、何容、老向（王向辰）等众多文坛名人经常为之撰稿，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文坛上较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鲁迅先生也在《论语》上发表过一些作品，且为其创刊一周年的纪念号写了题为《论语一年》的专题文章，然而又不以它提倡“幽默”的办刊宗旨为然。因为他认为，“幽默”在专制条件下的中国是不会有，“在这种礼制之下，要每月说出两本‘幽默’来，倒未免有些‘幽默’的气息。”（《论语一年》）

其实，在这方面对鲁迅相知较深的曹聚仁先生亦有一番庶可为此论发微的见解。他以为，“幽默”并不是独养儿子，尚有几个兄

弟——讽刺、俏皮、滑稽，性情稍有不同，面貌极其相似，总之使你看了发笑就是了。而《论语》问世时的中国，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也是文化界承受极大的压力、在摸索中奋斗的最苦闷的时期。正如约翰·穆勒所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讽刺的笔调，乃得广泛流行。《论语》的“半月大事记”专栏，有相当部分内容就是类似匕首式的冷嘲，使当局看了哭笑不得的（《论语与幽默》）。可知《论语》“在这种礼制之下‘倡导’幽默”，既有为其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一面，但也不乏批判锋芒的显露，诸如对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的冷讽热嘲，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多所批判，亦构成讽刺的一翼。抗战胜利后复刊的《论语》，虽然益加流入俏皮、油滑，但于针砭时弊的传统仍有所承袭，比如对伪国大丑剧的挖苦，对所谓金融改革的抨击等，也还可观。当然，其总体倾向，毕竟是同与现实斗争相联系的新文学主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同具有一定讽刺时弊的社会功能相比，《论语》半月刊在现代中国文坛上的文学价值，也值得重视。该刊的部分编者和作者，原先都是《语丝》周刊的同人或撰稿者，业已在一段时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对社会人生采取讽刺批评的态度，但又比较注重风趣的文章风格，即所谓“语丝体”或“语丝派”。这种随笔体散文在后来大致沿着两种倾向发展，一途升华为左翼文学的战斗性小品文，一途演绎为暗寓讥刺于诙谐俏皮中的幽默小品，或富有谐趣的散文杂感、游记短论一类，即所谓“论语派”。其生成原因，当然与作者对现实斗争有意无意地回避有联系，但对于一种独立文体的确立、一种情感传染方式和审美风格的形成，无疑发生过重要影响。此外，《论语》杂志在介绍世界优秀文学作品、发掘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等方面所作的努力，亦可资借鉴。

上述种种，正是我们今天将一部分始刊于《论语》而至今尚有内容上、文笔上参考价值，且已近湮没无闻的作品给予编选以飨读

者的主要目的与意义所在。编选的凡例大致为：

一、凡已有专集行世的名家作品，由于读者比较容易接触到，所以尽量少选或径不选。

二、除极少数作品因体例需要略作技术性处理外，一般保持始刊时的原貌，包括所署笔名也不予更动，以求存真。

三、按题材与文体相结合的方式，把入选作品区分为小说卷、散文卷、随笔卷、韵文卷、杂文卷、小品卷、谐文卷、特写卷、札记卷、译文卷等 10 个专集，俾得满足读者不同的阅读口味。由于个别作品内容上的多样性及文体上的灵活性，我们在将它们结集为篇幅大致相等的分册时，归类未必可称适当，尚祈读者谅解。

四、每一分册内文章的次序，基本按内容与文体再加细分。为了醒目起见，在个别分册的目录上，我们添加了分类标目。

在近现代文学史上，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名家名作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优秀作品和有参考价值的材料存在，将它们按原样影印是一种重要的介绍方式，现在读者所见到的“《论语》选萃”则是我们近年尝试的另一种介绍方式。对此我们的经验还不足，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不吝指教为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 年 6 月

目 录

说抽烟·····	刘大杰(1)
我的吸烟·····	林 庚(4)
知识·····	金克木(9)
抽烟·····	孙洵侯(13)
几种吸烟的姿势·····	钦 文(16)
戒烟·····	木 石(19)
我的戒烟·····	语 堂(23)
戒烟·····	江家河(27)
女学生嘴上的香烟·····	问 笔(30)
烟与清代文人·····	青 田(35)
烟酒不分家·····	老 向(37)
提倡喝酒·····	寄 萍(40)
信仰·····	金克木(42)
元日试谈酒·····	陶 然(45)
酒话·····	何 时(49)
学饮记·····	黄陆平(52)

喝酒·····	刘大杰(55)
谈微醺之意·····	吴放(58)
喝茶·····	顾仲彝(61)
说茶·····	曙山(65)
茶话·····	钱仁康(68)
茶里的人生·····	双红(70)
饮茶随笔·····	文穷(75)
吃瓜子·····	丰子恺(79)
香瓜子的猖獗·····	有若(85)
漫谈吃道·····	陈颂华(88)
吃饭余谈·····	季之谟(90)
“吃”的废话·····	舒湮(93)
吃斋·····	黄若耶(98)
吃——胃的问题·····	陈子展(102)
辣椒和家庭气压·····	徽徽(106)
赋得中西人士之吃·····	马震百(110)
成都忆吃·····	海戈(113)
庖厨篇·····	季之谟(117)
谈谈中国人的着·····	马震百(125)
贤人的裤子·····	賡年(128)
论女子的衣领·····	徐诤(130)
赶快废高跟鞋!·····	从狼(133)
理发·····	伯上(136)
理发·····	何容(140)
杂谈理发·····	季明(144)
拥护女人蓄发·····	胡拉(149)
女人截发考·····	曙山(152)
眼镜的累赘·····	但蒙(158)

鼻子	陈孝迈(161)
鼻之奇谈	幽南(164)
牙痛	甘永柏(169)
肠胃病	青崖(174)
咳嗽	雷迅(179)
谈痰	西贝子(182)
胡子	黄胡(186)
谈胡子	梁得所(191)
我的照相	徐诤(194)
说冻疮	恩(199)
记浴	无恙(201)
洗澡有感	奚白(204)
关于厕所	思果(206)
厕谈	慕南(209)
论女人和美	李长之(217)
论看女人	徐诤(220)
咏女性	钱仁康(226)
我的女友们	冯和仪(231)
女子只能回床铺去	德(233)
我与女人	陈廷瓚(235)
赋得禁止男女同行	鹤鸣(238)
择偶论	郭慕涛(240)
理想中的朋友	马芳若(242)
论北大西斋的女禁	何容(244)
为学校择邻	德(247)
开房间	樱姊(249)
性与政治	沈从文(255)
娜拉的下落	芦焚(262)

新《天演论》·····	李召南(268)
生男与育女·····	冯和仪(272)
未来的夫妇关系·····	彭学海(275)
谈丈母·····	何容(279)
泰山泰水·····	周一行(281)
我的理想家庭·····	老舍(284)
梦兰的家·····	陈铨(287)
为“家的专号”而写·····	章克标(292)
成“家”前后·····	造化(297)
说家·····	双江(301)
一家言·····	毕树棠(306)
从“家”忽然想到搬家·····	宋春舫(309)
送别家书·····	铭心(311)

说抽烟

刘大杰

听说牛津大学最高班的学生，是不大到教室里去上课的。时常坐在教授家里的沙发椅上，抽香烟，喝咖啡，随便地谈着闲话。他们就在那一缕一缕的烟圈里，学得了最高的哲学文学及其他种种的学问。所以有人说，这是“烟的文化”。我自己虽说没有到过牛津，在几本外国书上看见这样的记载的时候，觉得很有些道理。中国近年来大学教育的没有成绩，原因虽是很多，我想，这种“烟的文化”的缺乏，也是一个重要的病根吧。校长教员们，都只讲一点形式。到了上课的时候，拿着皮面金字的课本，慌慌忙忙地站在台上讲几十分钟。铃子一响，教员们夹着皮包，就逃得无影无踪了。教了一年半载的书，学生们不认得教员，教员也不认得学生。这种教育的结果，是教员拿钱，学生拿证书而已。

烟这种东西，在实际生活上看来，是一种奢侈品，一种无用的东西。但在精神的生活上，却是一种必需品，一种有用的东西。一个人失了恋，或是陷入极大的苦痛的时候，总是想抽烟，想一支两支不断地抽下去。在时时不断的烟影里，好像另外有一个世人所看不到的世界，好像自己所有的苦痛、悲伤、眼泪、绝望，和幻灭的

情感，都在这烟影里溶化了似的，它能给我们一种片时的慰安。至于讲到烟与文化的关系，那是更大了。试问在近代的中外作家里，有那一篇好小说，有那一首好诗，不是从烟圈里做出来的？诚然，也有些作家，不抽烟也可以做出好文章来，好像我们的光旦老哥，他的文章就从没有借助过烟的刺激，但这却是少数中的少数。在我个人的经验中，好像没有烟就写不出一个字来，就是不抽，也得燃一支烟卷，搁在烟盘上，让它一缕一缕的烟影，自由地轻缓地在空中转动。似乎要这样，才可以引起滔滔不绝的文思。

在中国古代的诗人词客里，很少有描写抽烟的句子，不知道当时他们抽烟不？大概他们那时拿来刺激文思的东西，最要紧的是酒与美人，所以在中国前人的作品里，酒与美人，是与花月两字同样重用的。到了近代，烟风比酒风更盛了。在我们中国，一年烟的耗费的数目，远在教育费以上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好比我自己，一个小家庭，也有四五个人吃饭，一个月只吃得六七块钱的米，一个月的烟钱至少得十元。若是多写点文章，朋友们来打几次牌，总在十元以上。并且我还是抽的五华牌、美丽牌那样的普通烟，虽说有时也买一两盒白锡包，那种机会却不常有。平均下来，我一年的烟费，在我们这种阶级的收入上，倒是一笔巨款了。

这半年来，我也常有戒烟的心思，但总是没有效。抽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自己也曾感到口渴唇干的苦楚，两只指头也熏得乌黑了。心里想，何不少抽两支？结果是不行，反而一天天地抽多了。近来世风日变，绝食的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甘地绝食，牛兰绝食，工厂里的女工也绝食。据报上的记载，他们绝食五六天，还没有饿死。所以我时常想，没有饭吃，饿三五天还受得住，没有烟抽，一两点钟就会枯死的吧。

前年好像是在《新月》上，读到了西林先生一篇题为《北京的空气》的剧本，我感到浓厚的兴味。在那个独幕剧里，描写一个住在北京的男主人，正同一个从上海来的朋友，坐在书房里愉快地谈

话。到了深夜，忽然发现烟罐里没有烟了，于是乎着了急。屉子里找遍了，仍是没有，到街上去买，小店都关了门。没有法，最后男主角是悄悄地走到仆人的房里去，把仆人的一点残烟都偷来抽光了。我想，丁先生这个剧本，在不抽烟的人看起来，会感到索然无味的，然而我们读了，都特别能体会作者的心情。我劝爱抽烟的朋友们，去读读《北京的空气》。

我的吸烟

林 庚

我的吸烟无宁说是吐烟，因为我最初之所以学吸烟便由于爱那蓝色的烟圈，直到现在，仍大半以吐烟圈为吸烟的主题，因为那一个蓝色的烟环是如此的无所谓而且淡淡的，乃可以容纳一切的冥思复不与我以任何的刺激与限制。

我的生活可以说是地道的不合乎卫生，但那仿佛也是无可避免的。十余年来总是梦多睡浅，许多大夫劝我在睡前至少要休息两小时不做事才行，但这尝试是完全失败了，仿佛在睡前我是特别相宜于做事似的。即使我如何的准备着休息或与许多人闲坐，但一些珍贵的闪电般的事物，总使我仍离开了大家又独自坐在桌旁，直弄到忽然打了一个深深的呵欠，觉得头脑迟钝了，于是那未完的工作便一骨脑都带到梦里去，这样我的梦便渲染着如那里圈中所能带来的种种的颜色。

说到我这些年来工作实在最不经济，因为我只有在脑子最好的一刹那才可以工作。我这些年来并不能说出我究竟作了些什么，这尤其是件无以对人的事情，但是在我自己却实在很足以自慰，因为我察觉自己每半年间总可有一段小小的进步，“十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些阶段里，我不记得我是什么时候起才志于学，到现在“不惑”、“知天命”，也自知还相去甚远，但我知道我眼目清凉了许多，我心里的烦乱平静了许多，许多的东西我很清楚它的来源去路，许多的东西我能够真正得到他的好处，除了因教文学史这个课程不能不有许多较呆板的工作，此外则我的心常只是徘徊于灵感与启示间。这或在是我数年来如一日，所仅可自慰的一点，也便是我工作的快乐之所在了。

因为偏重于一点灵感，即使随便看书也必在头脑最灵敏的时候，因为在这比较之下，平常的看书都是无用的，许多的好处常轻轻放过，许多的拾取有时只是浪费，而许多并不需要的疑惑常使精神疲劳，乃竟会一日昏昏沉沉的过去了。而头脑最清楚的时候除了临睡前我只有三个时候，晚饭前、午饭前与清早才起来之后，而除了这后者都是最不合乎卫生的。

大约由于生理上血液的分布，人在饭后确是蠢得如一头猪，“饭桶”这名辞因此我颇能感到清趣，人在装满了饭之下，那时候实在是一无所能，有人能终日令人觉得他脑满肠肥，这真不愧是福相，此种人亦便不至如李贺之呕出心血来了。

半年前我得胃病了，这理由我非常的明白：以前在清华时因只有一个人，故吃饭非常的自由，饿了很早就吃，不想吃时可以一直拖延，甚至牺牲一顿，这不规则的生活自然与卫生已是大碍。近数年在家里住，吃饭都有定时，有时我不吃便不免要惊动家人以为我病了，因为不好让大家关心我一人的吃饭小事，故倒是非常纪律的。可是结果总是在工作正紧张中放下笔便跑到桌上去吃饭，而因为心里念着未完的工作，匆匆忙忙的吃了，离开饭桌便马上又伏在桌上，午晚两顿莫不如此。在我实也不能自己，如果饭后不作，文思断了之后，一下午也弄不好，精神上便感到异常苦闷，然而这结果终于造成了胃病，连见医生都不好意思说。这胃病在两个月毫不敢用心的休息后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吸烟成了我每天按时的

事情了。

本来我平日工作的时间已如上述，额外的时间便多用来休息适才的疲劳，有时工作中忽然感到头脑迟钝时亦尚要休息十分钟或半小时不等。在这些休息中我是真正的休息，连看报都足以打断我原来的思路，唯一在这时候可做的事情便是听音乐，有时无线电中有好音乐，可以使我得到真正的休息，它与我灵感以滋润、生命以启示。然而无线电中的音乐极少，一到唱歌，已多少有点享受的成分，到了爵士乐简直便不能听了，我所要的则只是极单纯的乐曲，是一点近于平静了解的事物。留声机自然是较可自由选择，但在那时就是开留声机也成分心的事，于是有时便毫无所谓的在屋子里或院子里来回的走，此外便轮到吐烟圈了。

我出门的时候很少，除了上课要耽搁几个上午外，此外只有完成一件较费力的工作后或在精神太不济时，才出去散散心玩玩，因此纸烟常常作了我休息时的良伴，但计算起来，每月还不到三听，平均每日不过四五支。有时候便因为一些琐碎的杂务，简直忘了动它，但自从胃病之后，饭后却成为吸烟的定时了，因为患了胃病，吃完饭实在不敢就坐在桌旁，但饭前的思路又不舍得让它打断，维持的一法便只有那烟圈了，它可以使我暂时不注意身边有何变动，使我可以沉入于原有的空气里。有医生告我饭后吸烟可以助消化，不过我的烟并未吸到肚里去，故成效如何无从知道，而我所利用的却在这种无所谓的动作习惯上，使得我在休息中又不会神驰到别的方面去。

我屋里有一张长大的沙发，我休息时便躺在上面吸烟，想起什么来便马上可以又伏在桌上来写，所以我内人笑我说终日生活只有两种方式，一是躺在沙发上，一是坐到桌边来，而沙发与桌子不过相距咫尺而已。说到我内人我很对不起她，因为我工作时她自然不肯扰我，而我休息时又不愿与人说话，这后者在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难为情。不过有时若能完成了一件工作，也都是我拉她出去

玩，或者有时也不好不谈几句，便会不知不觉的谈到黄昏时分了，绿纱窗外，晚霞明丽，这情景我觉得非常之宝贵。人生可贵的生活原不在多，谁能有几次真正的甜蜜呢？

我作事时并不吸烟，常常因为忽然想起什么来又回到桌上，于是纸烟便 在手上不知道的灭了，再点它时不大容易燃，对这半截烟便没有兴趣再要，这或者太奢侈一点，然而吸烟目的原在保持一点心境的平静，这一点小损失亦只好任其牺牲了。

近来吸烟的数目略有增加，大约每月四五听，则平均每日约合七八支，在吸烟的人看来自不算多，在我这吐烟的人实在有点白糟蹋了。不过如专就我个人的经济说，则吸烟乃是最省钱的办法，因为休息时如果不吸烟，则除了听音乐与溜达之外，唯一可做的事，便是零吃，我可以一气吃五六个橘子，也可以一气吃半桶瓜子，头一两个确还是由于好吃，以后的便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便吃下去了。我屋里花生糖、巧克力、香蕉、橘子，每一两天总要买的，而亲友们从南方带来的松子糖等亦常常装满了玻璃缸，可是仿佛都不经吃似的，几天便完了。有时冬夜要改第二天的卷子，便要预备一大包花生米，这能帮助我不间断的工作，因想起孔夫子“三月不知肉味”的话；亦颇足以自豪了。

胃病之后，这些东西只好减少，零用上也省了许多，烟多了一两听，相较之下，所费实极有限，而且因此饭量亦增加了，仿佛乃更觉振振有辞。

我出门很少带烟，因为出门是为散心，便无比必要。在城里我常去的地方不多，最常去的只有两处，星期二下课后到废名兄家，星期日早上到岂明先生家。废名兄家有烟，我便也吸几支，岂明先生以茶代烟，所以除非在那里吃午饭，则饭后进去一趟，出来时便会带出一股薄荷味的烟来，如果没有吃饭一个过节，则一谈之下，仆人续几回茶，便也到该走的时候了，谁也想不起有吸烟那么回事。我吐烟圈的工夫并不很好，因为我并不曾在这方面诚心下工